

“读·品·悟”

微型小说系列

世界微型小说经典

SHIJIEWEIXINGXIAOSHUOJINGDIAN

□ 江曾培/名誉主编 郑允钦/主编 吴金/选编

中国卷

· 下 卷 ·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读·品·悟” 微型小说系列

世界微型小说经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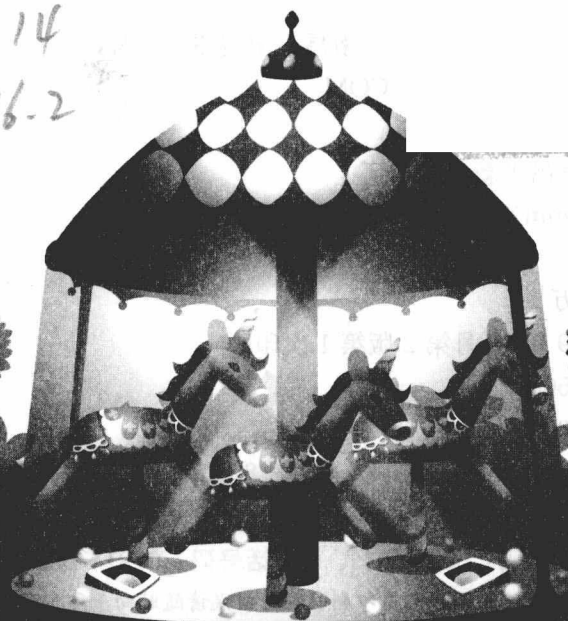
SHIJIEWEIXINGXIAOSHUOJINGDIAN

□ 江曾培/名誉主编 郑允钦/主编 吴金/选编

中国卷

· 下 卷 ·

214
176.2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界微型小说经典·中国卷/郑允钦主编.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9

ISBN 978-7-80647-323-8

I. 世... II. 郑... III. 小小说—作品集—中国 IV. 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52703 号

书 名: 世界微型小说经典·中国卷·下卷

主 编: 郑允钦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南昌市阳明路 310 号)

网 址: WWW.BHZWY.COM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昌平新兴胶印厂

开 本: 787mm×960mm 1/16

印 张: 28

字 数: 30 万

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定 价: 56.00 元 (全二册)

书 号: ISBN 978-7-80647-323-8

邮政编码: 330008

电话号码: 0791-6894736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庄大脚	胡永其(1)
命运敲门声	何葆国(3)
儿子睡中间	张卫明(6)
落棋有声	张新民(9)
风雪夜归	何蔚萍(11)
儿子的旋律	徐 平(13)
打倒武松的女人	王普生(15)
纸钱	祝子平(17)
丰碑	李本深(19)
二次大战在双牛镇的最后一天	冯曙光(21)
怪癖	刘学林(23)
最后的玫瑰	徐慧芬(25)
狗·猴·人	高海涛(27)
学童	尹全生(29)
延安旧事	尹全生(31)
霜降	符浩勇(33)
妻	茨 园(35)
一个男孩生命的最后两小时	钱 岩(37)
古典人	薛 涛(39)
悔	王保伦(41)
鬼灯	马均海(42)
死亡体验	芦芙荭(44)
配套	魏金树(47)
重谢	徐社文(49)
游戏	邢 可(50)
雅盗	喊 雷(52)

岳跛子	叶大春(55)
二姑给过咱一袋面	侯德云(56)
圆的正方形	侯德云(58)
土筐·土车	陈永林(60)
毒不死的狗	陈永林(62)
裸	金黎(64)
裸	宓国贤(66)
昨日今天	李青(68)
生死回眸	蔡楠(70)
“小心,你头上有把刀!”	蔡楠(72)
哈,深圳人	彭宁(74)
保值期:一年	杨蔚然(76)
端米	刘黎莹(78)
天意	唐炳良(81)
鱼儿	陆颖墨(83)
在澡堂里	效耘(86)
回归	程习武(89)
脚步声	陶继森(91)
蝗灾补遗	程天保(93)
红嘴儿	欧湘林(95)
要钱	邓耀华(97)
半个故事和三个结尾	凌可新(99)
致观音大士书	仄平(101)
想讨一本书	许申高(103)
穷指	杨学义(105)
克隆时代	吴晓波(107)
“左右倾”	秦德龙(110)
习惯动作	耿春元(112)
笔直的烟	秦巴子(114)
命运的重量	宋清海(116)
第N次重复	黄莞(118)
猎人与狼	侯希辰(120)
前科	紫丁香(122)
反面演员	苏景义(125)

出奇制胜	陈大超(127)
比狮子、老虎、狼还可怕的	郑 远(129)
钓龟	黄自林(131)
七情六欲	莫小米(133)
分羊	叶倾城(134)
不是一般的笨哪	叶倾城(136)

台湾

狗的智慧	张伯权(138)
红灯	罗燕如(139)
妖娆女乘客	爱 亚(140)
回家	爱 亚(142)
打电话	爱 亚(143)
永远的蝴蝶	陈启佑(144)
制服	陈克华(145)
樟脑	陈克华(147)
特别的丈夫	苦 苓(148)
已婚夫妇外遇事件	苦 苓(150)
鸳鸯盗	苦 苓(152)
幸福家庭公司	吴 地(154)
玫瑰花	杨 远(156)
口香糖	衣若芬(158)
梅莉的晚约	沈 因(159)
梳妆	袁琼琼(161)
化妆舞会	郭丽华(163)
新娘	吴念真(165)
枪	林双不(167)
送一轮明月	林清玄(169)
睡衣,还有牙刷	彭树君(170)
上釉的心情	罗 英(172)
虎鞭的秘密	宋田水(173)
电脑爱人	梁建民(174)
早餐	纪大伟(176)

男人的境界	陈幸蕙(178)
异类的接触	余心乐(180)

香港

打错了	刘以鬯(182)
八号风球下	东 瑞(184)
舞伴	东 瑞(186)
真珠外套	东 瑞(188)
最后的秘密	东 瑞(190)
当铺	深 雪(192)
回家	林 荫(196)
阴雨绵绵的下午	陶 然(197)
拾遗	南 思(199)
鸟	慕 翼(201)
侧隐之心	亦 舒(203)
偶像	金 依(206)
鼠王	吴敬子(208)
抹尸	张德宁(210)
精神病人的日志	陈德锦(212)

澳门

鹦鹉	陶 里(214)
叶人	陶 里(216)

编后记	编 者(218)
-----------	----------

庄大脚

胡永其

记得那一年，她从新娘子船上被媒婆搀出来后，头被一块大红布蒙着，看热闹人的眼光只好自然地向下移了，殊不料是谁惊奇地嚷了一声：“大脚！”于是，“庄大脚”的诨名便在五里桥一带叫开了。

庄大脚和她的男人是“自由恋爱”上的。当时，她的瞎婆婆并不赞成这门亲事，意见便是这“大脚”。瞎婆婆、瞎婆婆的婆婆、瞎婆婆的婆婆的婆婆……以此向上类推若干代的婆婆皆是小脚，惟独这一代娶了“大脚”媳妇，瞎婆婆认为是破了门风。但后来儿子套着瞎婆婆的耳朵说他和她已“有了”时，瞎婆婆才叹叹气松了口气。好在瞎婆婆的眼睛不像人家对看不惯的事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她干脆是看不见。再后来，庄大脚过门没半年，隆起的肚皮便痛快地为男人家生了个宝贝儿子，婆媳俩才算是真正地“和平共处”了。

可惜好景不长。没多久，庄大脚的男人得了一场急病直挺挺地走了。庄大脚披麻戴孝，哭得昏天黑地。那瞎婆婆哭得更差一点断了气。丧事极隆重地办了之后，婆媳俩的关系便迅速地恶化了。瞎婆婆总低声叨咕媳妇的大脚不吉利，是克夫的“灾星”。庄大脚每日间给瞎婆婆端饭端菜到床头时，瞎婆婆不是嫌太烫就是嫌太凉，不是嫌太咸就是嫌太淡，好几回还莫名其妙地摔了碗。庄大脚心里郁闷得很，感到实在活得没意思，要不是看在那蛮可爱的宝贝儿子的身上，她早系上一根麻绳去追死鬼男人的亡魂了。

磕磕碰碰过了好些年，瞎婆婆终于骑鹤西去了。庄大脚稍稍地松了一口气后，不觉在当年结婚用的大红梳妆盒的镜子里，发现自己的头发也花白了。

是的，那在乡办厂当厂长的宝贝儿子都开始瞒着她谈恋爱了，自己还能不老么？这一日，宝贝儿子突然把未过门的媳妇带回家玩。那姑娘长得挺标致，浑身打扮更是美气。庄大脚正欢喜得合不拢嘴时，眼光骤然在一个点上定住了：那姑娘的一双脚好大，比自己的脚最起码还要大三个

码子。

庄大脚浑身一阵哆嗦，忙借故避开了。待那姑娘走后，她忙唤来一米八的宝贝儿子，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说，这门亲事万万不能谈，如若不听娘的话，那娘就不想活了。

宝贝儿子自然要问缘由。庄大脚的眼珠却直直地盯着亡夫的像片，好半晌未说一句话。

命运敲门声

何葆国

房门上响起持久、顽固的声音，看来我要是不开门，它就是三天三夜也不肯停下来。

我只好搁下手中的笔，走过去把门打开，心情一下子变得很坏。

又是他！一个叫做简进的狂热级文学青年。

都怪一个亲戚多事，把他介绍给我，这些天来他几乎天天上门，要我指点他那狗屁不通的文章。昨天我不得不硬着头皮对他一篇所谓呕心沥血的新作提了几点意见。

“邹老师，我遵照您的意见修改好了，”简进谦恭得有些畏葸地双手呈上一叠稿纸，“请邹老师……”

我想发火，但最终还是克制了。从他手上拿过稿子，我淡淡地说：“我帮你推荐出去，你就在家等着发表吧。”

“谢谢，”简进接连点头哈腰，“太谢谢了，邹老师，太谢谢了……”

简进走后，我再也没有情绪继续写作，心想，这家伙想发表想疯了，天天上门骚扰，这可如何是好！我忽然想到去年有篇旧稿，自己不太满意，一直没有寄出去，干脆……我找出旧稿，署上简进的名字和地址，给一家熟悉的报纸寄去。

大概半个月后，简进来了，看样子他激动得面孔都有些变形了，手颤抖了许久才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报纸。我一看，正是我署上他名字的那篇稿子。

“邹老师，您帮我修改的文章，终于，终于发表了……”他的声音激动得哆嗦。

“很好嘛，这是第一步，希望你埋头苦干，不要荒废了时间。”我煞有介事地教导他。

“是，是，是。”

从此，我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看到他，也许他上门找过我，但我不在，总之我渐渐把他忘了。大概是四年之后，我有一天到一个亲戚家闲坐。他忽然问我，你还记得简进吗？我摇头。他说，就是那个我介绍他去找你的文学青年啊。我一下就明白了。他叹道，一个好好的人迷恋什么写作，现在疯了，我们活活把他害了！原来，简进在发表处女作的巨大精神动力之下，没日没夜地写，最后连班也不上，被单位除名，但他仍旧一个劲地写……可是再也没有发表一个字，他就疯了……

我听得胆战心惊，忽然觉得自己是个罪魁祸首。

二

房门上响起持久、顽固的声音，看来我要是不开门，它就是三天三夜也不肯停下来。

我只好搁下手中的笔，走过去把门打开，心情一下子变得很坏。

又是他！一个叫做简进的狂热级文学青年。

都怪一个亲戚多事，把他介绍给我，这些天来他几乎天天上门，要我指点他那狗屁不通的文章。昨天我不得不硬着头皮对他一篇所谓呕心沥血的新作提了几点意见。

“邹老师，我遵照您的意见修改……”简进谦恭地说。

“行了，我不用再看了，”不知怎的，我忽然克制不住自己，粗暴地打断他说，“你根本不是搞文学的料，修改一百遍也没用！”

简进一脸窘迫。

“我劝你别白费劲了，把时间和精力拿去搞点别的东西。现在改革开放，干什么不行，偏偏要在文学树上吊死……”

我正口若悬河，忽然发现简进不见了。不知他什么时候偷偷跑了，他一定受不了我的尖刻——管他呢，我继续写我的。

大概是四年之后，我有一天上街取汇款。忽然一辆轿车嘎地在我身边停住，我吓了一跳。车窗里探出一张熟悉而又陌生的面孔，“邹老师，你忘记我啦？”原来是简进！他下了车，热烈地握住我的双手，“邹老师，你真是我的再生父母啊，我真不知如何报答你！”我懵头懵脑的。“我当初痴迷着文学，是你一番话让我迷途知返啊，我真不知如何感激你！”

原来，简进被我批了一通之后，丢掉文学转头扑通跳“海”，现在有了公司有了车，连别墅也有了。不久，简进诚心诚意拿了数万元，帮我出

了一套文集。我以恩人自居，觉得理所当然，但心里不免酸溜溜的。

三

房门上响起持久、顽固的声音，看来我要是不开门，它就是三天三夜也不肯停下来。

会不会是他？好吧，我就是不开门，看你的耐性有多好！

大概十五分钟之后，敲门声渐渐弱下去，像一朵云飘散了……

儿子睡中间

张卫明

小宇以幼儿园中班程度的判断力瞅着妈妈，固执地摇摇头。

她仍好言相劝：“宇儿，乖啊，你爸就在家半晚上。你睡中间，老蹬他怎么办？”

“捆住我这脚呗。”小宇赖在床中间，泪光闪烁，“爸好长好长不来家了，要挨爸，就挨！就挨！”

他停了电动剃须刀，拨拨儿子会动的小耳朵：“好好，宇儿挨爸，宇儿挨爸。爸挨着你，爸在中间，你靠里，当第一名，好吗？”

“那我又挨不上妈了。”小宇索性抱了枕头，坚守着他越发认为重要的好地方。

“宇儿！妈生气了啊，你要淘，你爸就再也不回来了。”

“就回来！就回来！我们班的小朋友，都挨着爸爸妈妈，就我老没爸。”小宇好委屈哟，嚤嚤伤起心来。

他忙硬脸贴软脸抱了儿子，少了半截中指的手，在儿子这小屁股蛋儿上摩挲。“好好，宇儿睡中间，谁欺负我们了？爸给你打她。”

“树诚，你别惯他。”妻回他脆脆一掌。他笑笑，朝妻眨眨眼。

小宇破涕为笑，嫩藕似的肥腿把床跳得咚咚响，小鸡鸡在裤衩里一颠一颠，嘴里念念有词：“水啊水，我爱你，每天用你把手洗。阿姨夸我真干净，爸爸妈妈多欢喜。”

“行了，别欢喜了。你爸坐了一天车，累着呢。”随她话落，日光灯灭，壁灯亮，梦境般地嫣红。

“爸。”儿子小嘴出气温软，奶甜味，“明天你带我一天吧。”

“不行，明天爸爸就走了。”

“就送我上幼儿园，就送一次嘛。”

她严厉了：“你到底睡不睡？早跟你说过，你爸明早两点钟走。”

小宇诡秘一笑，拱着她耳朵：“爸不走了。”

“你爸说的？”大人的心竟然一跳。

“不是。我把军帽藏在小人书下面了，他走不了。”

她笑。他笑。小宇笑。嫣红色幻成幽蓝，月光将竹影折上窗帘，刷刷啦啦作响。

“爸，上次你说不走，又走了。你得给我讲故事。”

“短的。”

“长的。”

他折衷：“不长不短。睡中间，就讲中的。”

从前呀，有个小孩割草。一个老师问他，割草干嘛？他说，卖钱。卖钱干嘛？盖房。盖房干嘛？娶媳妇。谁教你这样说的？我爸。你爸是谁？郑瞎子。那娶了媳妇又干嘛？生小子。生了小子干嘛？割草。孩子，跟我读书去吧，读了书，就不受穷了。

“后来呢？”

“后来小孩就读了书，成了大孩。啊——哈——”

“再后来呢？”

她接口：“再后来，长成大人，当了兵。再后来，有了儿子，儿子没割过草，可还特别淘气。再后来，他去打仗，儿子问妈妈：爸干嘛去了？妈妈说，爸爸割草去了。背着儿子，妈妈偷偷哭。再后来，他从前边回来路过家，只呆半晚上。好了，别缠你爸了。”

“那你再给我讲个故事。”

“哼个歌吧。”

“那你闭上眼睛。”

“搓着背哼。”

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

唱，拍；越唱越远，越拍越轻。第五首没唱完，她已和儿子换了位置。

“宇儿睡了，树诚！”

丈夫呼呼大睡。亲亲他的肩，汗咸味。

她呆呆枕着臂。闹钟滴答，不再似机枪嗒嗒。

床上月影急匆匆移了几尺。

一点钟。

“树诚，醒醒吧。”

他翻个身，嘴里黏黏嚼动，鼾声愈发沉闷悠长。

她亲亲他的肩，又分寸极好地轻咬一下，忙转脸装睡。

他腾地坐起：“有情况？”下了地，迷迷登登乱摸，撞到立柜上，“妈的，通信员！”

忽地浴了满屋温馨的嫣红。

妻的脸。

落棋有声

张新民

铸造车间主任的人选，通过民意测验、调查座谈，集中在大黄和小李两个人名下。要说工作能力、群众关系，两位各有千秋，不分上下。这可把干部科汪科长难住了。几经斟酌，决定不下来，他打算听听新厂长的意见。

厂长略一沉思，出其不意地问道：“还能告诉我一些题外的细节吗？”

“关于他俩？”科长疑惑了。他理了理额前的乱发，突然想了起来，“哦，这两位都是象棋高手。大黄连续三年蝉联全厂冠军；小李呢，虽没有大黄稳定，但去年也得了第三名……”

厂长颇感兴趣地站起身来，“好哇，我找他俩赛几盘！”原来厂长也是个棋迷。

为了知己知彼，厂长亲自找不少工人了解情况，最后正式下了战书。昨晚与大黄下了三局棋。大黄一向出手稳健，素有“以柔克刚，后发制人”的美誉。但昨天他下得不很顺手，接连三局都握手言和。厂长拱拱手，说：“真太过意不去，让你连让三局。”

今天上场的是小李。棋友们给他的外号是“程咬金”。据说他既有开局的“三斧头”，在遇到逆境时，又常常会像“半路里杀出个程咬金”一样，走出一些出其不意的妙着，使对手防不胜防。两局下来，厂长就被他凌厉的攻势逼得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了。第三局，下到得意处，小李一扫初进门时的拘谨，竟然拍起厂长的肩膀来：“老兄，十步之内，解决战斗？”

“唔？”厂长不买账，“要是赢不了呢？”

“这辈子不下棋！”

“一言为定！”

“当然！”

厂长毕竟还有两下子，他在太阳穴上抹了点儿清凉油，抖擞精神，沉着应战几起几落，终于和了这一局。他笑吟吟地开始收摊，小李猛然抓住

他的手，“慢，再来一盘。”

“不是说这辈子不下棋了么？”厂长用含笑的眼睛端详着小李，意味深长地问。

小李不服气地说：“不行，刚才漏了一着，不补回来睡不着。”

厂长朗声大笑：“你睡着睡不着我不管，反正今天我可以睡个好觉了。”

他把小李送出门外，径自朝汪科长家走去……